

文

王 邓 原 著  
安 刘 维 生 畅 明  
杨 永 译 注

·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·  
GUDAIWENSHIMINGZHU  
XUANYICONGSHU



742

巴蜀书社

出版时间 SHUO SHI

王维诗选译

007.081  
636



BUKU PENGETAHUAN SAINS  
BUDAYA DAN KONSEP SAINS



# 《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》编委会

## 顾 问

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

## 主 编

章培恒 马樟根 安平秋

## 编 委

(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)

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

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董治安

倪其心 黄 葵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

(以上为常务编委)

王达津 吕绍纲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

杨金鼎 唐景绅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成

(以上为编委)



## 前　　言

王维，字摩诘，祖籍太原祁（今山西省祁县）。生于唐武后圣历二年（699），卒于肃宗上元二年（761）<sup>①</sup>。父处廉，官终汾州司马，后移家居蒲州（治在河东，即今山西省永济县），所以王维籍贯为蒲州河东，因居京师，又称京兆人。

<sup>①</sup>按王维生卒年，史载有误（详后）。《新唐书本传》云：“上元二年卒，年六十一。”又近人谭正璧《中国文学史大辞典》云：“乾元二年卒，年六十一。”则上元二年当为六十三。又《王缙传》：“建中二年卒，年八十二。”则缙生于公元700年，维如卒年上元二年年六十一，则生于公元701年，反小于缙一岁。故今暂以上元二年六十三计，当生于公元699年。王维始为宁王客，作《息夫人》诗原注年二十，是未中进士语。又维集有二首省试题一为《清如玉壶冰》，一为《秋日悬清光》，则开元九年王维中第年二十三，非二十一，也无不合，姑订如上。

王维少年时就工诗善画，并通晓音乐，有较高的艺术素养。十五岁时所写《题友人云母障子》诗：“自有山泉入，非因彩画来”，已能说明他胸中有自然丘壑。他二十岁前就已写出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、《洛阳女儿行》、《西施咏》、《桃源行》等名篇，这些诗有的表现出积极用世的思想。

入长安后，得到岐王李范的赏识，待为上客。开元九年（721），王维二十三岁，中进士第，任太乐丞。在任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<sup>①</sup>，贬为济州（治在今山东省茌平县西南）司仓参军。开元十二年（724），裴耀济为济州刺史，王维和他相处很好。开元十四年冬裴在治理了大水灾后调任，次年春王维也回到长安。

返长安后，曾来往于两宗之间。王维自己信奉南宗。开元十七年（729），曾拜南宗道光禅师为师<sup>②</sup>，这时他年约三十余。王维先隐终南（在长安南称终南），在东都嵩山也有他隐居的地方。王维母亲师事河东人北宗普寂禅师。禅师开元前受命传教先在河东，后才入京，又到嵩山。据王维《请施庄为寺表》，说他母亲师事普寂三十余年，为母经营辋川，则当在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、年近四十作右

<sup>①</sup>黄狮子舞只能为皇帝表演。 <sup>②</sup>王维《道光禅师塔铭》写于开元二十七年，文中说师事道光十年。

拾遗前。辋川地属蓝田，是终南山东麓，与终南别业是两个地方<sup>①</sup>。

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冬，张九龄作中书令，擢王维为右拾遗。他有《献始兴公》诗说：“感激有公议，曲私非所求。”表示自己任职是按照公正的标准，而不是曲徇私人关系。

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，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，李林甫任中书令。李林甫排斥异己，又宠用蕃将，这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。王维在《寄荊州張丞相》诗中也表示有退隐的意思，说：“方將與农圃，艺植老丘园。”但他旋即奉使出塞，以监察御史衔參河西節度使崔希逸幕府，一直到了涼州。崔希逸擊破吐蕃，意在保卫河西走廊<sup>②</sup>。王维此行却写了不少意境宏闊、气势雄浑的边塞诗。之后王维返回长安。开元二十八年（740），年四十二，又以侍御史兼殿中身份出知南选。由汉水经襄陽，开元二十九年（741）春天吊孟浩然，暮春经巴峡途中他写下了气象宏伟的《汉江临眺》、《曉行巴峡》诗。

天宝元年（742），王维四十四岁，又任左补

①见陈允吉《王维终南別業即辋川別業考》（《文学遗产》1985年1期）。②此出朝廷意旨，崔希逸认为是背盟，自己有责，因此心怀抑郁而病死。

阙，后迁库部员外郎，可能又迁郎中<sup>①</sup>，他的官职始终在六、七品上徘徊。李林甫排斥张九龄所用的人，提拔所宠苑咸、郭慎威等新进，官都在王维之上。王维晚年的《与魏居士书》中说：“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，纵其道不行，亦无意为不<sup>适</sup>意也。苟身心相离，理事俱如，则何往而不适。”持这种消极哲学，所以他<sup>对</sup>李林甫等持退让态度。这段时间内，诗作趋向消极。《重酬苑郎中》诗说：“仙郎有意怜同舍，丞相无私断扫门。扬子解嘲徒自遣，冯唐已老复何论。”《酬郭给事》，“强欲从君无那老，将因卧病解朝衣。”又《积雨辋川庄作》：“野老与人争席罢，海鸥何事更相疑。”虽是写辋川野居，但也含有素甘隐退无须猜忌的意思。但他并未完全消极，天宝四载（745），玄宗册封杨太真为贵妃。约在此时，王维有《早朝》诗云：“方朔金门侍，班姬玉辇迎。仍闻遣方士，东海访蓬瀛。”就是一首委婉而明显的讽喻诗。天宝十载（751），安禄山诱杀不少奚、契丹人，玄宗任他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，王维有《送陆员外》诗<sup>②</sup>：“万里不见虏，萧条胡地空。无为费

<sup>①</sup>据维诗自注及苑咸答诗序都写库部员外郎，《旧唐书本传》只记他为库部郎中，或自员外郎迁。<sup>②</sup>陆从尚书省，出参安禄山军事。

中国，更欲邀奇功。”讽喻安禄山杀戮太过，中原人力物力损失也大。

任库部员外郎或郎中后，曾丁母忧。天宝十一载（751），五十三岁。杨国忠做右相兼文部（原吏部）尚书，王维官文部郎中<sup>①</sup>。本年李林甫死去。迁文部郎中后，王维的诗风又变得清新活泼，如《敕赐百官樱桃》、《同崔员外秋宵寓直》等诗。约在天宝十三载（754），升任给事中。十四载（755），安禄山反，陷东京，次年玄宗逃入蜀，肃宗即位灵武，改号至德元载，六月叛军攻入长安，王维因扈从不及，被迫仍任原职。但王维服药泻痢，伪装瘖哑，于是被囚于长安菩提寺，后移洛阳普施寺。至德二载（757），两京收复，王维年五十九，由于凝碧池一诗，又其弟王缙愿以官赎兄罪，得以免罪，降为太子中允，不久便擢升太子中庶舍人，又拜给事中。乾元二年（760），年六十一，转为尚书右丞。上元二年（762）七月死去，卒年六十三。

王维自贼中回长安后，精神就得到了安慰，相当振奋。至德二载，严武为京兆少尹，乾元元年春，王维有《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》，诗云“自

<sup>①</sup>据《敕赐百官樱桃》诗自注：“时为文部郎中。”按未言迁升，《旧唐书》本传只写吏部郎中，或天宝十年左右已迁吏部。

怜黄发暮，一倍惜年华。”同时又有《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》，与右拾遗杜甫、右补阙岑参同和。他的诗同贾至、杜甫、岑参一样，仍有盛唐气象。

上元二年，他最后的作品，有《送邢桂州》<sup>①</sup>，维诗有“明珠归合浦，应逐使臣星”语。《送杨长史赴果州》也写于上元二年，又有《送梓州李使君》。杨指杨济，李指东川节度使、遂州刺史李叔明。杨济为果州刺史、李叔明移镇梓州均在上元二年。可见《旧唐书》本传说王维“乾元二年卒”不对。这三首诗艺术上已非常成熟，写旅途山水和风土民俗结合在一起，是他临终前五律的杰作。

## 二

王维思想折中于儒家和禅学之间，也融有老庄思想。他有积极用世的一面，可也吸取禅学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哲学，及进退无往而不适意的老庄精神。他借取禅宗不脱离“有”而言“无”的理论，尽管他认为一切终空无，力求心地静寂去尘欲，却仍然正视现实。不过他舍迹原心，象《息夫人》、

<sup>①</sup>据《旧唐书·肃宗本纪》，上元二年以邢济为桂州都督兼桂管防御都使。

《李陵咏》，都持这种态度。所以他对李林甫、杨国忠也勉强周旋，而对遭其贬逐的张九龄等又都有诗相送或寄赠。最后安禄山反时，他被迫受伪署，而又托瘖病不肯出仕。所以他虽有妥协性，但大体上还是盼望恢复唐王朝的。杜甫《赠王中允》有“共传收庾信，不比得陈琳”语，在《解闷》诗中也有“不见高人王右丞，兰田邱壑蔓寒藤”的悼念。所以我们分析他的诗，要统观他的心迹和思想，吸其精华而批判他消极和力求妥协部分。

王维早期诗，仍没摆脱六朝、初唐习气，但所表现出的思想还是倾向于进取的。象《洛阳女儿行》：“谁怜越儿颜如玉，贫贱江头自浣纱。”反映朝廷用人重门第，轻贫贱。《燕支行》有立功边塞思想。这些七古，多拟初唐，用典很多。如《桃源行》，形同拟古，很少新意。但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清新自然，已有自己的风格。

入长安后，多与王公贵戚交游的生活，决定他写了不少近乎官体的诗。但《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》和《寒食城东即事》已显示出艺术独创能力，如“兴阑啼鸟换，坐久落花多”，写时间和情兴的暗暗转移，已臻妙境。后一首写唐开元时两京士女游春盛况，即景即情，也是出自感兴趣的清新笔墨。

贬济州后，诗境随之大变。在旅程中，王维眼

界大开，一路上的山光水色、风土民俗才和他胸中的诗情画意结合起来。由于体验真切，落笔自然，所以艺术成就渐高。由于是贬官，所以诗的结尾往往含蓄写出前途难测的隐忧。这期间的代表作有《早入荥阳界》、《宿郑州》、《渡河到清河作》等，这些古诗虽还有建安、六朝的印痕，但描绘山川、井邑、田园、渔商、田父、牧童……富有生趣，未尝不是用诗笔写出的清新的山水城乡画卷。

到济州后，代表作是《齐州送祖三》，是一首有唐人特点的古体诗。全篇写悲欢聚散之快、笑泣转化之急，尽入画中。“天寒远山净，日暮长河急”，是殷璠所着重称道的句子。

开元十五年归长安途中，有《寒食汜上作》，正值暮春三月，春深如海，落花啼鸟，感慨万千。此后隐居以待时机，又新奉南宗禅学，参得禅悦，诗也进入写独特山水意境的阶段。《归嵩山作》：

“流水如有意，暮食相与还。荒城临古渡，落日满秋山。”得陶诗之自然，结句则有惆怅情怀。入终南后好诗渐多起来，心情不再为得失所牵，如《终南山》写山势的广大、山色的变幻，使人深入忘返。结句“欲投人处宿，隔水问樵夫”，恰能证明适才的忘我。这种深入艺术观照的忘我境界，也得益于禅悦。《终南别业》：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

时。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”也是同一机抒。又如《山居秋暝》写主体的清新感受，月影、水声相映成趣，闻竹喧知是浣女归来，见莲动想见渔船正下，一切都很自然适意。结句不拘泥于旧意，写尽不管春芳已谢、秋天也可爱当留的情怀。《过香积寺》也是信步入山，悠然而游。这都有赖于他无处不可适意的思想。

迁辋川后，似乎对仕途不抱希望，别有会心在山林泉石之间。这可以描写山水小景的《辋川集》为代表，进入写山水小景。如《鹿柴》：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”写深山独往，心远人世，但又有人语回响的乐趣。又如《栾家濑》：“跳波自相激，白鹭惊复下。”很自然地写出山中生态之美。但他之意也不纯在山水，如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结句“复值接舆醉，狂歌五柳前”，以五柳自居，用接舆比裴迪，除寒山、秋水、落日、孤烟外，更多的是写山中人的逸兴。《辋川闲居》中也写自己“时倚檐前树，远看原上村”，结句写看望隐居的友伴“寂寞于陵子，桔槔方灌园”。同上首构造层次相似。他写山水时，也间有田园作品。如《春中田园作》：“持斧伐远杨，荷锄觇泉脉。”《田家》：“饷田桑下憩，旁舍草中归。”他在游览、旅行时也常顾及田园。如《渭川田家》、《宿郑州》等，都可见出他

对田园的浓厚兴趣。

开元二十三年官右拾遗后，王维诗风又有一大变化。他的边塞诗气势豪迈，如《使至塞上》，自“单车欲问边”起就笔力爽健，构景雄浑，结句“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”，我军胜利和征途尚远的意思双关，含有不尽之味，充分表现出盛唐气象。而《凉州赛神》、《凉州郊外游望》等作，则使边塞风土充溢生气。这时所写送人赴边诗，也都很悲壮，如《送平淡然判官》：“黄云断春色，画角起边愁。”《送张判官赴河西》：“沙平连白雪，蓬卷入黄云。”写尽大漠风光的雄奇、荒凉。另外，《出塞作》、《观猎》也是人们传诵的名作。在此决定他艺术成就的主要还是生活和他思想中的积极意识，就这方面的成就来讲，他也不愧于著名的边塞诗人。他奉使知南选时，诗写得仍然气象宏阔，如《汉江临泛》：“郡邑浮前浦，波澜动远空。”气势壮伟，有过于孟浩然的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。

最后应着重提到的是他的讽喻诗。早期自济州还长安后，王维写的五古《华岳》就代表民意，要求玄宗还长安。《酌酒与裴迪》：“白首相知犹按剑，朱门先达笑弹冠。”愤世嫉俗之意，溢于言表。天宝五载所写的《早朝》诗，则含蓄地反映了

玄宗的荒淫废政。安禄山滥杀奚、契丹，王维有《送陆员外》诗表示不满。就是《出塞作》“居延城外猎天骄”一首，首先写当时对方军情，也是为了叮咛朝廷防卫的。他做拾遗、御史时，虽未写下什么谏章，但也有“知弥不能荐，羞为献纳臣”（《送邱为落第归江东》）之类的诗句。王维的送人诗也写得很出色，都能表现出离别时的深情厚意和劝勉之意。如《送魏郡李太守赴任》：“故人离别尽，淇上转骖騑。”《送綦毋潜落第还乡》：“即至君门远，孰云吾道非？”《送梓州李使君》：“文翁翻教授，不敢倚先贤。”以上是王维诗可称道的主要方面。

王维诗有很高的艺术成就。具体而言，是：

一、王维诗的画意。晁补之云：“右丞妙于诗，故画意有余。”苏轼说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”诗画虽然相关，但诗侧重抒情，自不能不比画显露。画摄取本静止片段，其动态在于神传意会。而诗中的画意，便较易表现动态。说王维诗中有画，似更符合他的特点。如《寒食汜上作》：“落花寂寂啼山鸟，杨柳青青

渡水人。”后一句就完全入画。又如《终南山》：“分野中峰变，阴晴众壑殊。”是最难着笔又分阴晴向背的青绿山水画，加上“欲投人处宿，隔水问樵夫”，则人物的动态，也入画意。他许多诗中的断句，画意更浓。《青轩诗纬》说：“‘远树带行客，孤城当落晖’，带字、当字极佳。非得画中三昧者，不能下此二字。”这一联确是画出了孤城独拥斜阳、行人依稀可见的景色。

落日景色，也是王维诗具有画意所不可少的特征。黄昏时光影变幻，景色丰富，显示出浓郁的生活气氛，所以格外引起诗人的注意。《使至塞上》：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是写边塞的难以企及的古诗艺术典型。《送邢桂州》：“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青。”整个宇宙仿佛已被白光青色充满，完全是一幅色泽鲜明的画卷。而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：“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。”《归嵩山作》：“荒城临古渡，落日满秋山。”都高度艺术地再现了落日时的风光。在王维看来此时是画意诗情最浓的时刻之一。王维诗中的画意，多是很萧散得自天趣的。但有时也写壮阔的风光，如《渡河到清河作》：“天波忽开拆，郡邑千万家。”水天相接处又闪现出新天地。《汉江临泛》的“山色有无中”更入画家三昧。

王维诗中的画意不仅画出风景，有时也融入风土人情。象《白石滩》写道：“清浅白石滩，绿浦向堪把。家住水东西，浣纱明月下。”《早入荥阳界》：“渔商波上客，鸡犬岸旁树。”《晓行巴峡》：“水国舟中市，山桥树杪行。”《送杨长史赴果州》：“官桥祭酒客，山木女郎祠。”《凉州郊外游望》：“婆娑依里社，箫鼓赛田神。”都是描绘风土人物的出色画幅。这表明他的兴致是多方面的，写诗也是多角度的。

二、王维诗的禅意。用我们的话说，实际上就是他所写山水诗多持澄心观照的审美态度，往往达到忘我程度。这时他的禅学修养已经潜移默化于他对自然美的观照中。如写入终南，直写到“欲投人处宿，隔水问樵夫”，又如《终南别业》也是深入到审美的忘我境界中，随兴而往，并不作经心的描写，最后写“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”物我两忘，自己也在客观观照之中。正如王夫之所说：“右丞工于用意，尤工于达意。景亦意，事亦意，前无古人，后无嗣响。”<sup>①</sup>所以他大多数山水诗是从审美观照中取得喜悦和适意的。如《鸟鸣涧》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

---

①《唐诗评选》卷二。

洞中。”极度静谧的山中，只有桂花纷纷落地，由于太静了，月亮出来竟然惊动了山鸟，于是空谷中不断续有几声鸟鸣。这瞬间的动态又生出无限的静感。正如皎然所说：“静，非如松风不动，林猿未鸣，乃谓意中之静。”王维参禅悟到妙处时曾说：“一悟寂为乐，此生闲有余。”（《饭覆釜山僧》）他的诗中多描写这种闲静的乐趣。它所呈现的境界近乎禅悦，但不是其本身就是“禅”。可见，禅寂，经过王维这位大艺术家智慧头脑的处理，已变作为一种艺术观照，一种审美态度。

因此我们可以说王维诗已经达到“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”的超然境界。除对自然作澄心观照的一类诗外，就连《使至塞上》、《观猎》、《出塞作》等也都作客观描写，人物景色宛然在目。这一点和孟浩然大不相同。孟诗如《与诸子登岘山》：“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”《听郑五弹琴》：“予意在山水，闻之谐夙心。”《晚泊浔阳望庐山》：“泛舟浔阳郭，始见香炉峰。”这些诗都是表现主体强烈的游赏感情，而不是纯写客观之景，同王维诗把主观意图融入对客体的审美观照中是迥乎不同的。这不仅因为王维善于从静观自然中体会美趣，也是他的诗往往和禅境、画境相近的缘故。